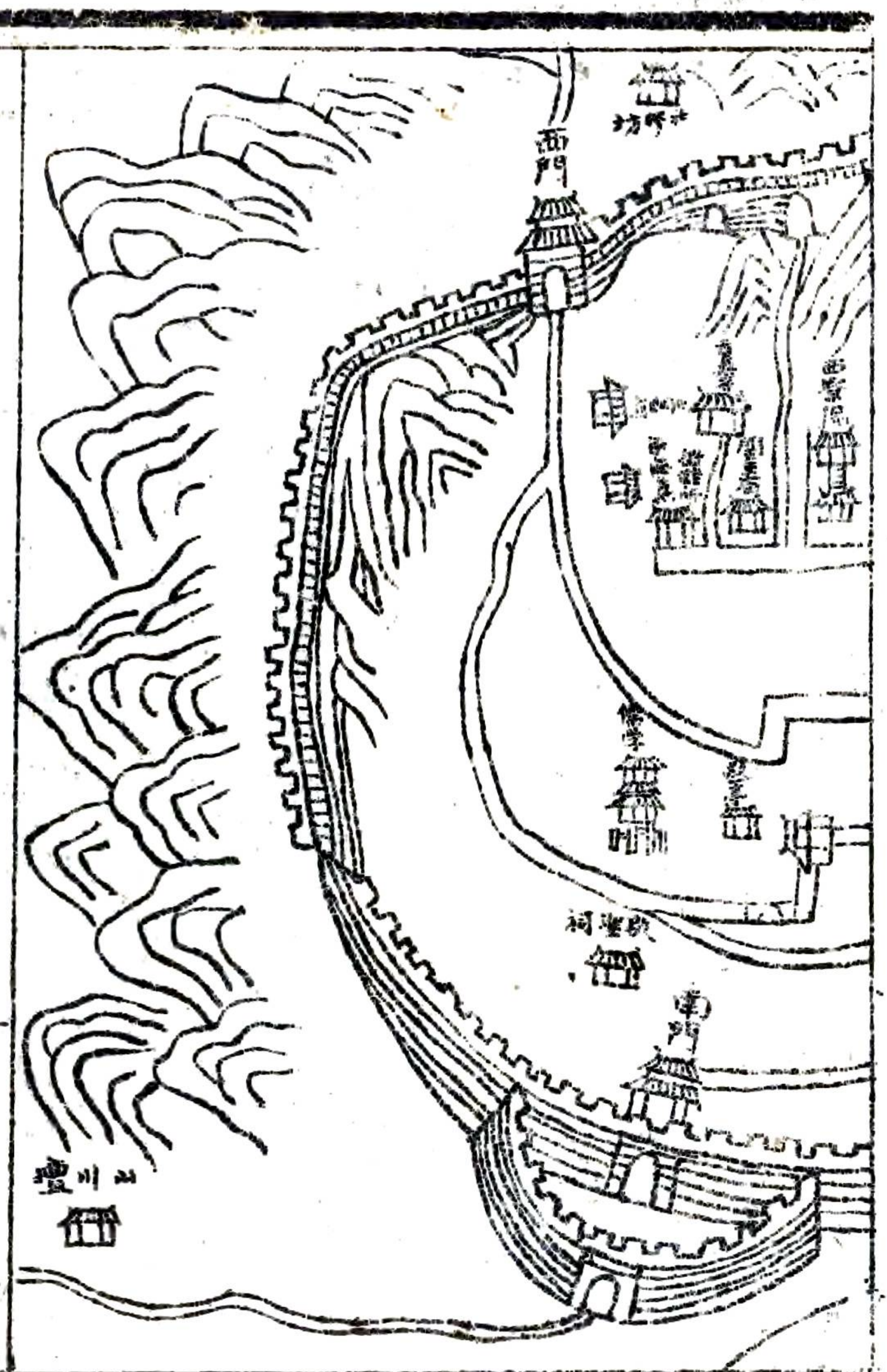


石門志圖

二



北



祁門志圖

三

祁門志序

東莞余士奇才伯南撰

古者列國有史世史職之於是乎業專而法信晉楚尚矣春秋用魯書而文則史一字褒貶抑何嚴也秦始罷侯置令畫疆而分之故今之令比古列侯我明興垂二百餘年吏治彬彬凡郡國縣道靡不有志編外史焉而以時脩葺是在

祁門志序

一

有司新安為內史輔郡而祁號巖邑其在遠不具述哉陽朱夫子倡道東南為六經擴註及其門者若竹山謝氏裛然高弟實祁產也五環谷汪先生辨稱名儒為一時冠後先掩映代有聞人夫豈文獻不足而載籍散軼故實寥寥察不少概見余於別載猶有睹軼事焉縣志摯備奈何求諸野尋考之故老日蹙故無

志非無志也蓋志修自正德庚辰歲流  
傳人間僅存一二瑜瑕互掩玉石相糅  
其有載在志書者亦或無當而文亦蕪  
穢不雅馴以故廢不行猶無志也余視  
之良然彼其庸囑而途聆家岐而指錯  
衆實為政將安折衷哉無激不信更故  
聞先亦各有其時耳夫後之視今猶今之  
視昔余不佞無能為役顧誠以為此典

祁門志序

二

遂闕不修其謂職業何何以耀人文而  
佐章瘴語日不習為吏視已成事是謂  
志已恐曠日久而籍謬正是余之咎也  
夫亟具狀聞于當道者阮得請迺開館  
禮延鄉大夫大涵謝君燮篁李君孝廉  
養默胡君諸二三文學相與左右之而  
堂取裁于謝君謝君曰敬諾敢申一言  
夫志者前垂信而後徵信者也不克信

今敢希信後既以受事于侯幸得載業  
從諸君後世非掌故明習其語而冒然  
懸書國門人所考信脫有後言焉用志  
矣在事者將安所傳其罪乎爰合謀而  
夫之母市息母脩却母憑膏臆母狗耳  
目毋首鼠兩端信斯筆而一不從輒削即  
有定房日攝之寧任怨毋任德庶足術  
也吾將藉之不然不籍諸君唯唯於是

祁門志序

三

以夏月首事秋始告成志為卷者四為  
圖者二統為四綱列為三十一目則天  
時占氣數望雲物察機祥之里象所不  
廢也故首志天文次有分土山川險要  
因地設焉用以固圉故地理次之官為  
民設地以人重品流黜矣獨其較著在  
為之立傳附之故次人物俗與時宜政  
由俗革其間廢置興衰各不一前事

不忘後事之師也故次人事籍成而以質  
於余余適得寓目焉大拉多宗郡志與  
和溪志畧二書郡志採矣而事或畧和溪  
精矣而又太首是籍也時有出入而稍加  
詳間自屬以己法其視舊志則多所更  
夷斐然成一家言矣飭陋亡訛於是亦在  
既卒業余迎而喜曰自今而後知祁志  
之足徵也婉而慮嚴而有則可以觀矣即

祁門志序

四

不佞且托以不朽為榮實多至於詳督  
而畧今挂一而漏萬無奇節特行不得概  
錄即余與諸君何得自文要亦務其不明  
不行其所疑耳且夫邑故多賢而據據  
負志節者祗相接也代以上其大較具在  
郡志中鮮所去取距今德三十年近矣  
繼起者非以其身則其子孫夫論必百  
年而後定請以俟來者

又序

祁志隸在郡乘中而未有專志也祁有  
專志厥自今始江淹曰史之難無出于  
志胡可遽言也周官外令掌四方之志  
以辨名物匪志曷稽又胡可遽已也蓋  
自有邑以來其蒞於斯者不知凡幾寧  
無欲檢括圖籍以徵前鏡後者乎其生  
於斯者不知凡幾寧無欲勤施編摩以

祁門志序

五

覈猷陳藝者乎顧二百餘年而竟未有  
專志或者咨采弗逮掎撫為難或者視  
為空文漫無導擢或者譚說侈於誇張  
逡巡阻於煽惑甚且併其籍而去之故  
祁志迄為墜典萬曆戊戌東粵萬歲余  
公受命來蒞吾邑諸凡視事堂稟於令  
典斟酌變通以致之斯民於是訊詢邑  
志殆病缺如越有舊編亦恣漫多舛寫

而夫帝也通謂然興慨曰老成相世詩  
人幸典刑之尚存言禮無徵孔子答文  
獻之不足矧祁於王畿為股肱地寔稱  
內史方策不存經治奚賴可獨以為箋  
圖焉已哉遂毅然以志為任而推轂不  
佞謂從史氏之後當以筆札從事不佞  
力謝不敏適民部尚書郎大涵謝公讀  
禮於家則禮致之以主撰述而聯鄉之  
祁門志序

六

官師儒衿分局而互校之閱數月志成  
復畀不佞為序不佞受而覽焉於都我  
縷手其言也彬彬文質備矣攷疆臬制  
則職方之緒也綜物辨賦則禹貢之遺  
也勸戒嚴析則春秋之指也事文苞舉  
則國史之義也所謂書而當律言而當  
則者非耶蒐成憲以詔將來主合摹以  
闡玉璽誰直一邑之信史誠為百年之

盛事矣然不佞猶有深思焉不佞邑人  
習聞邑事其俗纖儉而歸本雅有醇風  
始不佞以計偕歸省則見親黨謁會榮  
實寘又士敦履搢尤為近古質之故老  
所傳不爽故知吾邑非但以形勝輝著  
而聲氣樸茂繇來遠矣越十年而不佞  
以奉使歲封再過里中則見士稍稍緣  
飭文雅旄倪嬉遊紛靡競勝故知國家

德澤休沐日久而民至皓首不識兵革  
蓋晏然稱樂土矣越十年而不佞以興  
試江藩取道還邑則見公家費於灌輸  
歲計苦於餽饁營衛不暇輔養無術心  
竊憂之故知氣運推遷風景頓異俯仰  
今昔良用太息於斯矣今又不啻十餘  
年而吏治寔繁民用胥遺旁發而橫索  
者且有意意外之擾有司懷思而蒿目所

為迂薄歸龐用節採耗推徃昔善治之  
利與民宜之日惟斤斤焉以紹明先訓  
則舍志矣適矣茲舉也果可獨以為緩  
圖焉已哉後來者覩創置而思控馭之  
方按擘畫而思經綸之迹參民物而思  
登耗之繇邈趨尚而思淳樸之故將貞  
教阜理要於孚化則斯志之作所以禪  
益世風者豈云方今嘉賴之而貽之世  
祁門志序

世亦永藉以章閔吳公耻為俗吏而有  
志古之思不佞故反本而論普之竊以  
占公他日大用之具云  
賜進士及第朝列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  
前南京翰林院掌院事侍讀學士  
太子洗馬兩京司業纂修

國史會典

經筵官邑人余孟麟撰



纂清姓氏

戶部主事邑人 謝存仁編輯

黃州推官邑人 李端明

舉人 胡思誠參閱

教諭 陳嘉謨

訓導 邢仕敬

李鳳友校正

庠生 吳夢鶴

胡惟義

祁門志

九

汪大聘

方逢龍

胡自舜

馬大壯

陳房齡

康濟猷

吳國宗

謝尚賓分校

祁門縣志目錄

一卷

天文志

分星

占候

二卷

地理志

分土

山川

土產

三卷

人物志

祁門志

目錄

十

官師

良牧

宦達

儒林

名儒

名碩

武功

士行

民行

女貞

寓賢

藝術

仙釋

四卷

人事志

風俗

城池

縣宇

學校

秩祀

鄉市

賦役

災祥

恤政

民宇

古蹟

寺觀

書籍

大滄生曰予始讀春秋三代之直道若旦暮焉乃後  
縱觀衆史及馬班則隔年矣及于唐宋之際隔世矣  
間及今郡邑之志未始不掩卷嗟乎不作可也若然  
則予獨何人敢與于祁之茲役余令公寔憊憊焉夫  
其政都而言家有利于祁之千秋誼不得撓也然將  
有列作者之林乎從風靡然誼之所不敢出也然則  
何以不取裁于筆削而因仍郡志維桑維梓必敬共  
止明厚也厚不幾無別乎同乎大塊暮兮吟列詮次

祁門志卷

原志

十一

其間一覽可得據別之權即錄及今人當不為溷而  
法何猷斬公論久自定區之目前何如徵信異日如  
有遺恨即筆迄于今隔日視之遺一日矣隔年視之  
遺一年矣若然則今日之筆且得自為堅乎曰非也  
可信者心不可信者見見有及有不及也然無害乎  
不及也丘明作傳預有國語焉遷史記爰集遺文倘  
予出畢事得老子丘尚能奉舊編三復訂之肯使  
後世之人踵予咨嗟不作可也書附以俟

凡例

一祁未嘗有志行其舊事可徵信者府志即如  
溪志畧耳如溪故嘗斟酌往與府志距志畧總  
二十年所增續不多又未嘗謬于志畧以故參  
之二書附以今聞自足成編其為二書所擯削  
及從來所嘗佚者未敢輕附以駭觀聽  
一官師鄉宦治行故藉甚乃微能末節並廁名  
流小施大墩亦曰官業恐不可勝舉矣以故官  
師志行附任履鄉人治行附出身其或不以一

祁門志

凡例

十二

節冒長不以不收掩德也猶然別傳良牧名蹟  
以其人即在行間光自炯炯然勳不可使相伍  
也

一官宦治行並不錄及人任存者以公論必百  
年後定通例耳

一仕宦外雖總屬遠逸然士民故殊故以類舉  
一府志成于嘉靖末年距今未久所遺高士整  
民節烈未有定論輕易附入是非得無濶字姑  
置以俟若乃錄及一二奇節以被耳目顯著故

不可後

一府志沿革疆域雖為二今以分土統之鄉市水利橋梁並析紀今一其處要以便觀覽

一土產載其僅有者非故為委瑣第恐後來按圖或至棄樹藝忘理畧耳

一兵防附城池見守禦故是一路

一私家第宅何至煩邑垂宗祠以聚族人自吾黨厚俗名流建置不欲就湮他不得瑣舉府志寔然

祁門縣志



天文志

儒者稱天地依附步天天一度統地二千九百三十二里祁屬邑或見以為渺小無當于十分度之一畧言之不知天積氣地積形小之致也引夫人事上應師尹惟日觀時察變胡可忽諸作天文志

分星

祁門古丹陽地在九州為揚揚分斗牛女其次星紀其辰丑其帝熒惑其干丁其錯屬斗垣在北斗

祁門志卷一 分星

一

曰權在斗杓曰開陽在上台曰下星天市曰東第  
六星十二國曰越然皆統言吳越未有分屬至漢  
地理志乃云吳地斗分野越地牽牛婺女分野唐  
書南斗在雲漢下流為吳分野然亦未有度數唯  
晉志丹陽入斗十六度石申云丹陽入南斗十六  
度考南斗中天雞二星入南斗十六度半故天雞  
所入之次即丹陽所入之度歟豈故丹陽地今為  
徽郡祁徽屬入斗並當十六度分

占候